

临水照花人

『色·戒』中的郑苹如与张爱玲

蔡登山 著

叔唐
——
叔田文集

在作品中，张爱玲以锐利冷

冽之笔，绵邈莫测之思，

改写、重写自己的经历与情

怀，在疏离与距离中投影一

临水照花人

『色·戒』中的郑幸如与张爱玲

蔡登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临水照花人：《色·戒》中的郑苹如与张爱玲 /

蔡登山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6

(叙旧文丛)

ISBN 978-7-5334-6798-2

I. ①临… II. ①蔡… III. ①张爱玲(1920~1995)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0330 号

叙旧文丛

LIN SHUI ZHAO HUA REN SE JIE ZHONG DE ZHENG PINGRU YU ZHANG AILING

临水照花人：《色·戒》中的郑苹如与张爱玲

蔡登山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建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350002)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 103 千

插页 2

版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6798-2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8372619）调换。

“穿、插、藏、闪”看张爱玲（代序）

中国的小说，有“影射”这一传统，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时，一些报人写小说，他们对于时政及社会秘辛知之甚详，但又不能指名道姓地直接写，于是将“真事”改头换面，人物也改名换姓。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朴的《孽海花》，经后人考证出来，它所影射的人物高达二百余人，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物，如洪钧、赛金花等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而我佛山人（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亦是此类的小说，该书写了晚清的梁鼎芬“让妻”给文廷式的事。梁鼎芬字星海，文廷式字芸阁，吴趼人以“温对凉（梁），月对星，江对海”，以“武对文，秀对芸，楼对阁”，于是到小说中就成为“温月江义让夫人”，让给了武秀楼了。



胡兰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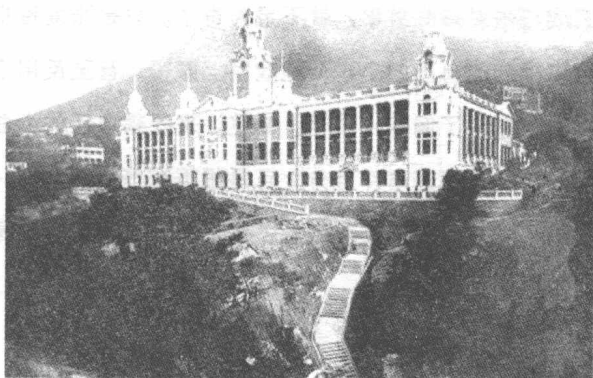
名作家张爱玲、苏青辈都擅长写此类小说，《小团圆》《续结婚十年》都是她们自传体的小说，熟悉张、苏两人生平及交游的人，不难看出小说所指涉的“真正”人物。比如《小团圆》中，乃德，影射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蕊秋，影射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楚娣，影射张爱玲姑姑张茂渊；九林，影射张爱玲之弟张子静；汤孤鹜，影射周瘦鹃，时为《紫罗兰》杂志主编；文姬，影射苏青，时为《天地》杂志主编；向璟，疑为影射邵洵美，三十年代诗人；汝狄，影射赖雅，张爱玲第二任丈夫；虞克潜，影射沈启无；荀桦，疑为影射柯灵，时为《万象》杂志主编；燕山，影射桑弧，电影导演；邵之雍，则是影射胡兰成。

《小团圆》是自传体小说，无庸讳言，有它指涉的对象，但张爱玲写起小说来，充满想象力，“穿、插、藏、闪”，一直是她的拿手绝活。因此《小团圆》书中，即便你対出“实际”的人物，有些事你还是无法“一一覆按”的。

至于张爱玲的《色·戒》是否取材于郑苹如刺杀丁默邨案，随着李安电影《色·戒》的卖座，而广泛地被讨论着。虽然二〇〇八年宋淇之子宋以朗先生公布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张爱玲给宋淇的信说：“那篇《色·戒》的故事是你供给的，材料非常好。但是我隔了这些年重看，发现我有好几个地方没想好，例如女主角的口吻太像舞女妓女。虽然有了 perspective，一看就看出不对，改起来也没这么容易。”而早在一九八三年九月六日，宋淇在香港九龙“富都阁”酒店接受水晶先生采访时，宋淇一谈到《色·戒》，便说：“那个故事是我的故事。”宋淇说：“那几个学生所做的，就是我们燕京的一批同学在北京干的事情。那时候燕京有些大学生、中学生，爱国得不得了，自己组织一个单位，也没有经验，就分配工作……其中一个是孙连仲的儿子孙湘德……他是一个头子……在天津北京‘哐、哐、哐’一连开枪打死了好几个汉奸，各方面一查之下，什么也不是：

军统也不是，中统也不是……都不知是谁搞的？后来，就有人不知道怎么搭上戴笠军统的线，就拿这些人组织起来。一旦组织起来就让反间谍知道了，于是有几个人被逮去了。其中有个开滦煤矿的买办，姓魏的，有两个孪生的女儿，很漂亮，是我在燕京的学生，上面一看，也不像，就给放了出来。故事到了张爱玲手里，她把地点一搬……连上汪精卫、曾仲鸣等历史事件，那就完全是她自己臆造的了。姓易的看来是丁默邨。”

宋以朗说：“若要从头说起，可以上溯到一九五〇年代初，爸爸在香港告诉了张爱玲一个故事，当时他只说是‘一个电影剧本的题材，叫 Spy Ring’，张爱玲听了很喜欢。”一九五三年张爱玲开始构思这篇短篇小说《色·戒》。但一九三九年底郑苹如刺杀丁默邨事件，即使当年在上海沦陷区是“遐迩喧腾”的大事，可那时张爱玲正在香港大学念书，有可能根本未曾听闻。但后来她和胡兰成交往，香港学者兼影评家陈辉扬在其《梦影录》一书中，就提出：“我一直认为《色·戒》的材料来自胡兰成，因为易先生和王佳芝的故事，是根据郑苹如谋刺丁默邨一案而写成的。其中种种细节，只有深



香港大学老照片

知汪精卫政府内情的人才能为张爱玲细说始末。”因此尽管宋淇提供了故事给她，她经过不断改写，“刺丁案”始终深植其脑海，挥之不去。宋淇最后也说：“故事到了张爱玲手里，她把地点一搬……连上汪精卫、曾仲鸣等历史事件，那就完全是她自己臆造的了。姓易的看来是丁默邨。”

“穿、插、藏、闪”，一直是张爱玲的拿手绝活。虽然她写的小说，许多故事向来都“有所本”，但她都颠覆了这些史料，她说她最喜欢“张冠李戴”。因此《色·戒》里有宋淇提供的故事，也有郑苹如谋刺丁默邨，甚至也有

胡兰成与张爱玲的故事，就不足为奇了。只是张爱玲把这些故事糅合成自己的小说，她改写、颠覆，甚至反用了这些材料，她用了偏笔、藏笔、曲笔，来吐露自己的心曲。你无法去坐实哪些事件百分之百是根据哪些材料，你只能在她的字里行间看出某些残影，毕竟小说是小说，这是她的创作。

目次

- “穿、插、藏、闪”看张爱玲（代序）
- 001 张爱玲的海上旧梦
- 014 一篇写了二十多年的小说——《色·戒》
- 035 “七十六号”的两大魔头——丁默邨与李士群
- 051 一个不寻常的女人——郑苹如
- 065 重寻《色·戒》的历史场景
- 082 “刺丁案”的几种描写
- 105 张爱玲的偷梁换柱
- 124 从《色·戒》看张爱玲的爱情投影

- 137 平心论《色·戒》
- 152 《色·戒》故事梗概
- 157 附录一：陈霆锐笔下的郑苹如
- 163 附录二：《双忠传》有关郑苹如的部分
- 169 附录三：难忘两代情
——访宋以朗谈张爱玲及《小团圆》
- 183 附录四：一篇散佚半世纪的《郁金香》再度飘香
- 195 张爱玲未完（后记）

张爱玲的海上旧梦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般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张爱玲《金锁记》

半世纪后，中秋后的某个夜晚，走在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看到朵云轩的招牌，不禁想起张爱玲的句子，今晚月圆如旧，游人如织，朵云轩和邻近的时装店相比，是有些冷落了，步行街上游览的观光车，取代了老式的有轨电车，自然，电车的叮当声是早已听不到了。张爱玲的上海毕竟是过去了。

早在十三年前为拍摄《作家身影》纪录片，就曾穿梭在上海的弄堂里，名作家穆木天认为北京的“胡同”、广东的“里”和上海的“弄堂”，各自有着不同的情趣，他这么形容：“弄堂”是四四方方的一座城，里面是一排的房子。二层楼的、三层楼的，还有四层楼的单间或双间的房子，构成了好多好多的小胡同子。可是，那座小城的围墙，同封建的城垣不一样，是一些朝着马路开门的市房……弄堂房子中间那些密集的房间，是有一些美丽的名称的：前楼、后楼、阁楼、亭子间……亭子间倒不像个亭子，而像一个水门汀的套榫。阁楼只是棚板上的一块空间，更是徒有虚名了。亭子间是盖在厨房（上海人称为“灶披间”）上面的一间面积一百尺左右的房间，与前后楼有一条短通道隔开，倒是“独门独房”的，也是全屋房租最便宜的。弄堂

里的人家十之九都是习惯在后门出入的。后门进去就是厨房，那是主妇经常活动的地方……弄堂的房子是一排一排的，每排相隔之间的通道也叫“弄堂”，一般弄堂不会很宽，住在房子里任何房间的人从窗口望出去，必需仰头到四十五度角才能看见天空。第二天一觉醒来，首先听到的是整个弄堂里不调和的合奏乐。其中之一是上海弄堂特有的竹刷子洗马桶的声音。上海那时虽有“东方巴黎”之称，但绝大多数的弄堂房子还没有水厕的设备。晚上各家把马桶排列在家门口，大清早有粪车来掏去，主妇们就把空桶洗刷干净，竹条制成的刷子，碰着木桶，处处可闻，形成弄堂里的特有声响。另一种交响乐是馄饨担子、油炸豆腐、酒酿和儿童玩具等各种叫卖声，使弄堂变为特有的小天地。然后是东家的主妇、西家的女佣在弄堂口、后门口，互相交换和传播听来的新闻。到了夏夜，弄堂里更是摆满了小凳，随处是摇着鹅毛扇纳凉的人……

穿越了多少的弄堂，我们来到了静安寺路（现名南京西路）和赫德路（现名常德路）口，看到一幢坐西朝东的七层西式公寓——常德公寓，它原名 Edingburgh House，虽已苍老斑驳，但仍然鹤立鸡群地屹立于路边，惯看秋月



常德公寓

原名 Edingburgh House

这里是张爱玲和姑姑张茂渊住得最久的公寓，张爱玲的重要作品几乎都在这里写成，包括小说集《传奇》及散文集《流言》等等。

春风。它是张爱玲和姑姑张茂渊住得最久的公寓（一九三九年她们住在五十一室，同年夏天她远赴香港大学深造，一九四二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她辍学返沪，又与姑姑搬入六十五室，直到一九四八年才迁出），张爱玲的重要作品几乎都在这里写成，包括小说集《传奇》及散文集《流言》等。张爱玲对这公寓有着很深的感情，我们看她那篇幽默风趣的《公寓生活记趣》即可得知一二。张爱玲说她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噔噔奔下六层楼梯，噔噔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对于这事，后来成为张爱玲姑丈的李开第说：“我常

去那里看她们，一次，我在公寓门口遇到爱玲，我说，怎么啦，爱玲说，姑姑叫我给伊买臭豆腐。那个时候，张爱玲已经蛮红了。”

一九〇七年上海就有电车了，第一条有轨电车的起点站就在常德公寓的静安寺路上，因此张爱玲说，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她在阳台上看“电车回家”——“一辆接着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器，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车里得灯点得雪亮。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的生意的小贩们曼声兜售着面包。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她在这里完成了小说《封锁》：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向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鳝，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鳝，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铃铃铃铃铃”每一个“铃”



美丽园的日子，终究是美丽的、两情相悦的，在浓密的花木底下，自有一份缠绵与依恋氤氲在心头……

(大西路“美丽园”是胡兰成在上海的居所，今延安西路三七九弄二十八号)

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也正是由于这一篇短篇小说《封锁》，让当时远在南京的胡兰成从藤椅上不觉地把身体坐直了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一遍，除了赞好之外，仍于心不足。他写信给小说的主编苏青问这张爱玲是谁？之后他从南京到了上海，他到了常德公寓来，但正如苏青先前告诉他的，果然